

司馬玉嬌訪談 早期電視資深藝人

計畫名稱：110 年台灣電視史口述訪談研究計畫

訪談日期：2021 年 10 月 18 日

訪談地點：政治大學新聞館

受訪者：司馬玉嬌

主訪者：王亞維

陪訪者：柯裕茶、劉昌德、翁珮恒、楊偉誠

司馬玉嬌經歷：

1952 年(民國 41 年) 出生於台北縣本名廖涓涓。父親經營「日月園歌仔戲班」，母親為旦角，幼年即隨歌仔戲班巡迴演出。國小畢業後內台戲受台語電影與外台戲衝擊，「日月園歌仔戲班」散班，司馬玉嬌曾在紡織工廠與麵包廠工作，後進入王明山「〈金鳳凰〉劇團」在台視演出。

1969 年(民國 58 年) 受長輩蔡秋林之邀演出國語電影《八美圖》，後在三台接演國、台語單元劇、連續劇並參與港台合作的武俠連續劇《聖劍千秋》(1975)。

1978 年(民國 67 年) 在電影《車馬砲》(上官靈鳳主演、余積廉導演)擔任配角，民國 69 年與楊麗花合作演出余漢翔導演的歌仔戲電影《鄭元和與李亞仙》、《陳三五娘》擔任女主角。之後曾演出《媽祖顯聖》(1980，陳道導演)，飾演媽祖，有國語版與台語版。也曾參加港片《醉八仙拳》(1980，午馬導演)、國語片《孝子釘》(1982，吳春萬)、《愛與死》(1982，徐進良導演)、《聖公媽》(1985，郭清江導演)等片。

1979 年(民國 68 年) 受楊麗花之邀演出電視歌仔戲《蓮花鐵三郎》、《薛平貴》(與郭美珠分飾前後期的代戰公主)、《薛丁山》、《萬花樓》、《洛神》、《花月正春風》、《韓信》、《皇上難為》、《鐵漢柔情》、《王文英與竹蘆馬》、《王伯東告御狀》、《狂花飄雲夢》、《朱洪武》、《新狄青》、《巡

按與大盜》、《順治與康熙》等多齣電視歌仔戲，之間曾灌錄多片歌仔戲唱片，為全國知名電視歌仔戲明星。

1988年(民國77年)加入台視《天天開心》(含週六開心舞台、週日金舞台)主持群，持續至89年。與卓勝利、石松諧星等為基本班底，為綜藝主持人。

1991年(民國80年)受楊麗花之邀在國家戲劇院演出歌仔戲《呂布與貂蟬》。仍以歌星活躍於秀場。

出身內台歌仔戲團「日月園」幼年即登台唱歌

訪：謝謝司馬小姐，我從你的資料知道，你出身歌仔戲班，爸媽都在劇團工作。哪一個戲班？你幾歲登台？演內台還是外台？都演出哪些角色？

司馬玉嬌：那個時候沒有外台戲，只有內台戲。內台戲就是要買票進去，才能看歌仔戲。我爸爸就團主，一定要去打合約。因為那時候戲院裡面，除了歌仔戲，還有演話劇、電影，還有歌舞團，都要輪流，所以要打合約。打合約，一個地方演大約十五天。

訪：你爸爸原來是在做郵差，講一下爸爸為何去經營劇團。

司馬玉嬌：我爸爸是南投縣集集鎮人，所以身分證上面都是一個麥當勞 M。我阿公阿嬤大概滿有錢的，日本時代就讓我爸爸讀私塾，就是讀漢文，所以他文字很好，才會當郵差。好像十八歲吧還是更早，他都送信送到歌仔戲班〈日月園〉。當時〈日月園〉有兩團，一團歌仔戲團、一團新劇團。我爸爸送信都送去那邊，大家不認識字。在歌仔戲班幾乎都沒有讀過書，所以老闆娘想要知道內容，他就跟她講說怎麼樣。送信送到那個老闆娘說，這樣子好了，我們全部都不認識字，我有兩團，是不是可以請你來當我們的團主，就這樣子。因為爸爸在郵局上班，而且從小就是讀私塾，所以認識合約的問題。我爸當團主，但是也很辛苦。當這個歌仔戲在這裡演的時候，譬如說在田中，鄉下，還是在台北哪裡，就是演到了10天或5天穩定後，我爸爸就要坐火車，甚至有時候要用走路，去跟另一個戲院打合約。有趣的就是說，我們要換地方的時候一定都很大的大卡車。有佈景，我們內台的歌仔戲文武平。文武平就是說，文平就是鼓樂，鼓、銅鑼，還有

鉞。西樂就是 tenor（中低音管）、吉他、打鼓、小喇叭，所以歌仔戲的時候他們也會跟著彈。

我覺得我過的好快樂，因為舞台前面佈景，我們後台就是大家都有那個蚊帳，全部白色的不會看到裡面的，裡面有裝電燈泡。這一家多少人，就搭多少。每個人都有搭。自己的戲服就放在這裡的前面架子。當到我該讀小學的時候，我媽媽就跟我爸爸開口說，我不認識字沒關係，但是我的女兒一定要認識字。她非常地堅持，所以我 8 歲才讀國小一年級，寄住在南投縣水里鄉玉峰村，一個小小的國小。要經過自來水廠，要經過清水還有濁水溪，才能到玉峰村。那裡我都沒有看過有車子，什麼都沒有。就只有看到牛。一班呢，只有一班，一到六，一到六年級都讀到完，都一班。所以一班差不多 5、60 個。有一些學生如果說下雨，下比較大的雨，他們從山上下來上學就會曠課沒有來。幾乎山上的，我看他都是光著腳，沒有錢買鞋子。我媽媽很疼我，她就買了一雙塑膠（雨鞋），然後有噴黑漆給我穿，還買制服。她因為覺得說我的女兒在這邊讀書，不能讓人家覺得她很窮，所以讓我穿塑膠噴過的（雨鞋），還有一個袋子上學。夏天呢，白色的上衣，裙子是黑色。冬天呢，就是卡其色，黑裙子。

訪：你們家是〈日月園的歌仔戲班〉？

司馬玉嬌：對，歌仔戲。

訪 1：媽媽也是演旦角。你入小學之前有沒有登台？

司馬玉嬌：有有有。

訪：能多講這一段？

司馬玉嬌：很好笑。我媽媽真的很辛苦。她為了要讓我們家吃得比較好，還會做那個草花你知道嗎？用草下去好幾個顏色。然後去買那個塑膠細細的，有紅的有藍的有白的有綠的，然後穿過去，做一個小肥皂籃，上面就放她捏的那些花。一大早她就到傳統市場去叫賣，叫賣完了以後，她就會買豬肉，還有雞蛋、豆乾，滷給我們這些小孩還有爸爸吃，算吃得很好了。因為我們戲班有大鍋飯也有大鍋菜。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我媽媽很慈悲，她很疼惜那些佈景班的，他們都單身比較多，她如果買回來很多，都會叫他們

來一起吃飯。

訪：那你有登台嗎？

司馬玉嬌：那個我時候差不多 4 歲，以前內台的歌仔戲，好像 9 點還是 9 點半就結束了，反正鄉下人也不能演到 10 點，好像要回去。應該是在 9 點左右，我就幫我媽媽穿那個(草花)，媽媽就會哼歌啊，然後她就教我。他就我們那個被單，都那個大花的，牡丹花，如果破掉，我媽媽真厲害，我真的很佩服她。她可以把那個用那個硬的什麼東西，戲班有什麼東西硬的，應該是紙箱，剪剪剪，然後把那個布剪剪剪，就用手縫縫縫，讓我穿。我穿上差不多到我的腳踝。就教我唱歌，然後西樂就奏，我就出去唱歌，5 歲。

訪：所以 5 歲就登台唱流行歌。

司馬玉嬌：對對對，唱流行歌。應該我的記憶，小孩子的記憶應該是在 4 歲多 5 歲左右。

訪：記不記得那時候戲班大概都演哪些戲？

司馬玉嬌：白天都演歷史戲。

訪：古冊戲，是嗎？

司馬玉嬌：對，就是歷史戲比較多，忠孝節義那些。如果晚上就會演胡撇仔，以前日本人統治，有時候晚上就會演胡撇仔。

訪 1：胡撇仔。

司馬玉嬌：胡撇仔戲。那時因為日本人如果進來戲院的話，有時候要演ちゃんばら(武士打鬥劇)，我們還是哪個香蕉園那邊。砍好幾株的那個香蕉，放在舞台上。那佈景呢，就是這樣子一個橢圓形它會跑。你吊鋼絲的話，它這樣跑就好像你在走，會這樣子。也要勞軍。ちゃんばらは演給日本來看，劍砍香蕉樹真的是很利。

訪：你小時候也是晚上的戲班，你記憶裡面〈日月園〉班也是晚上演胡撇仔？

司馬玉嬌：對，我記得我唱歌，歌仔戲裡面如果有那個小孩子的戲，她就讓我演。讓人家背出去，假裝走失了。我就找爸爸、找媽媽。就唱「雨中鳥，

聲聲哭，恨天恨地，找無影」很長的歌。

訪：台下不就一直哭。

司馬玉嬌：對啊，台下看我哭，觀眾也都哭。然後呢，就開始唱「老闆啊，可以分我一點嗎？」我是小孩子，台下一直丟錢上來。

訪：看到這一段一定一直丟錢。

司馬玉嬌：開始就是走失嘛，跟媽媽走失就〈雨中鳥〉。唱完了，流浪肚子餓了，沒錢怎麼辦，只好說各位，我就跪下去，開始唱哭調。所以台下就丟錢。

訪：錢就灑出來。

司馬玉嬌：那些阿姨、阿嬤都丟錢上來，愛看歌仔戲大部分都是女觀眾比較多。

受邀拍電影《八美圖》以司馬玉嬌成名

訪：我請教，你原來姓廖。

司馬玉嬌：對啊，我本姓姓廖。

訪 1：藝名叫司馬玉嬌，這個名字誰取的？

司馬玉嬌：是我拍電影。這個電影老闆兼導演，叫蔡秋林阿伯。

訪：「美都」那個是嗎？

司馬玉嬌：蔡秋林。霖那個雨，下面一個林。（註：應為「蔡秋林」）秋天的秋。

訪：一般是林而已。不是甘霖的霖，樹林的林。

司馬玉嬌：你還記得「美都」，以前陽明戲院也是他的戲院。

訪：很出名。

司馬玉嬌：在西門町。

訪 1：拍很多歌仔戲電影。

司馬玉嬌：之前有拍黑白的電影，他就是跟我爸爸認識。以前黑白電影都要在鏡頭前比較漂亮。我們戲班的小生小旦都肉餅臉。就只有一個小春美。臉比較小，試鏡過，她可以來當女主角。後來蔡秋林阿伯把她改名叫柳青。

訪 1：蔡秋林跟你爸爸認識，所以你叫他阿伯？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所以他找你去拍電影？

司馬玉嬌：等我小學畢業的時候，外台戲都在做了，沒有人要買票去內台看戲，所以只好散班。我們就搬到三重來。在三重給人家租一個大宅院的二樓，木屋。一家人跟行李什麼的，都睡在一起。在大龍峒那邊，過大橋那邊有個太子廟。

訪：〈日月園〉就散班了。

司馬玉嬌：被外台戲打垮了。大家要看不用錢的。

訪：當時你怎麼跟蔡秋林認識？

司馬玉嬌：他要拍一個《八美圖》，所以要八個女孩子。我阿伯就跟我爸爸說，好像我爸爸，我們那一班的一個誰，有去蔡秋林那邊。他就到我家說，他現在要拍一個電影叫我媽帶我去。我去試鏡。試鏡，要先試鏡。我現在臉比較大，以前我是巴掌臉，以前是巴掌臉，現在是比較肥。我就錄取了。他本來男主角鈕方雨，國劇名伶那個鈕方雨。老師應該知道。

訪 1：我知道。

司馬玉嬌：鈕方雨。女主角就八美之中，好像是一個女明星也滿有名，也是國劇的，好像李璇吧？剛好合約到了。丁強追她，丁強叫她不要拍戲了。剛好合約中止。那我阿伯就有一天我跟我媽去的時候，我阿伯就跟我講，蔡秋林阿伯就說，我的小名啦，嫦娥的娥，阿娥，叫你爸爸來，我要把你捧當女主角，叫他來打合約。我爸爸懂合約。我想都沒想，想不到啦。就是想想不到。我媽媽回去就跟我爸講。就打合約。所以我第一部電影是《八美圖》。我演女主角，沈月姑。沈，三點水的沈。月亮的月，姑娘的姑。

訪 1：三點水那個什麼字？

司馬玉嬌：沈。

訪 1：喔，沈月姑。我問電影，蔡秋林拍那齣是歌仔戲電影，你這個是國語電影？

司馬玉嬌：對，國語電影。

訪 1：蔡秋林《八美圖》做上下兩集，是 1959 年，1960 年拍。我那時候有點好奇。那時候算起來你 8 歲、9 歲而已。

司馬玉嬌：沒有。我小學畢業了。

訪 1：小學畢業了。所以差不多 12、3 歲。

司馬玉嬌：14 歲左右。因為那個，以前讀書都會西瓜皮。就是我畢業以後留了長頭髮。以前的沒有頭套，就用自己的頭髮梳。他們有梳妝師。

訪 1：男主角還是鈕方雨嗎？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應該是國語？鈕方雨京劇演員。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你也是講國語。

司馬玉嬌：我也會講國語，但是後來都用配音的。因為鈕方雨的國語也帶有一點平劇化。所以電影是配音的。

訪 1：好，謝謝。

司馬玉嬌：想想我蠻幸運的，就感謝老天爺賞飯吃。

訪 1：因為我都以為蔡秋林只有拍歌仔戲電影。

司馬玉嬌：有，我拍他的電影拍滿多的，我忘記了。我也有拍別人的電影。

訪 1：他自己一團就是〈美都〉嗎？

司馬玉嬌：好像是，我忘記……〈美都〉沒錯。應該是……我忘記他的名字。但是我知道蔡秋林阿伯我知道，應該是〈美都〉啦。老師你找得很清楚，我所有，王明山那邊你也知道。

訪 1：有啦，《電視週刊》有寫。

司馬玉嬌：最早真的，那時候剛畢業時，都去王明山。王明山有召集要演、想演歌仔戲的就去那邊，他有公司，王明山歌仔戲。

訪 1：你拍《八美圖》差不多是民國幾年的時候，你記得嗎？

司馬玉嬌：好早。

訪 1：民國五十幾年？

司馬玉嬌：蔣中正年代吧。

訪 1：是你小學畢業的第 2 年、第 3 年？你說你大概 14 歲左右？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你是 1952 年，民國 43 年對不對？這個可以講嗎？

司馬玉嬌：不要緊。

訪 1：你是民國幾年的？出生的？

司馬玉嬌：我民國 41 年。

訪 1：民國 41 年。所以你如果 14 歲差不多是，差不多民國 55 年的時候去拍《八美圖》。

司馬玉嬌：大概吧，因為那時候都是有媽媽陪。那我有了司馬玉嬌這個名字。

訪 1：蔡秋林那個《八美圖》你就叫司馬玉嬌。

司馬玉嬌：蔡秋林阿伯幫我取的。所以很多人就說，他怎麼那麼，你這個名字這麼好台語也好唸，國語好唸。司馬玉嬌台語講司馬玉嬌，很多人都說國台語都很好講。阿伯很用心，他有拿我的八字去合吧。

訪 1：那我，我繼續來請教你。

司馬玉嬌：好。

訪 1：就是說後來我看到那個《電視週刊》裡面，你自己接受訪問說，你後來在一個公司做職員，是〈金鳳凰〉的編劇來邀請你才投身歌仔戲，才去拜李好味老師學旦角。能不能講一下這個怎麼從電影又轉到〈金鳳凰〉？

司馬玉嬌：那個時候。那個時候我好像還沒拍電影。好像還沒。王明山那邊。

訪 1：你是先到〈金鳳凰〉，還是先拍蔡秋林電影？

司馬玉嬌：先到那個歌仔戲〈〈總和團〉〉。

訪 1：〈總和團〉是台視的。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我們釐清一下。你小學畢業之後，然後就先去做。

司馬玉嬌：做那個。

訪 1：工廠。

司馬玉嬌：我家，我們住的房子隔壁是那個世運，世運的麵包店。他們缺童工。我就去，我媽媽說比較近，她比較看得到，比較不會變壞，她很怕我學壞。

自家劇團散班 加入王明山「金鳳凰劇團」

訪 1：怎麼又有機會再回去歌仔戲團？王明山的團來找你還是怎麼樣？

司馬玉嬌：我忘記了，好像是我爸爸的朋友還是。好像是我爸爸的朋友在講王明山在招收學生。所以，我、許秀晔、林明月，還有誰忘記了。王明山歌仔戲有林碧華，還有叫什麼，小生叫什麼……忘記了。他們都胖胖的啦，他們都蠻有名的。

訪 1：然後所以因此，所以這樣機緣，他在招收學生，你才會去王明山〈金鳳凰〉。

司馬玉嬌：那個現場演出。李好味阿姨她會教我唱歌。然後她也派，王明山也派我當小王爺，我扮小生的型很很好。當小旦。到我去拍武俠片回來，我變得很高。他們都很矮。他說這樣子，阿娥不然你現在就換當小生，二手小生，正的還是一樣。我說沒關係，孩子嘛，只要能夠賺錢給爸爸媽媽就好，我很努力。那時候我就拍完了《八美圖》。我叫司馬玉嬌了。而且我會武打。

訪 1：所以你首先就是先進到電視，先去王明山那邊〈金鳳凰〉。

那時候在台視包電視歌仔戲。所以你在電視演歌仔戲。跟許秀侖演。

司馬玉嬌：許秀侖是麥寮，他們麥寮是對嘴的。

訪 1：你們是唱現場的。

司馬玉嬌：後來又跟李好味老師。她有教過我。那都唱現場的。

訪 1：到現場就是到電視台攝影棚裡面唱現場。那時候就有電視了，就演電視了。

司馬玉嬌：對對。當時是黑白的？

訪 1：黑白的。那時候你還很年輕，才十幾歲而已。

司馬玉嬌：對啊，我就 14 歲拍完《八美圖》。

訪 1：但是電視開播是……

司馬玉嬌：之前這段日子就是在王明山歌仔戲。

訪 1：因為王明山是第一個把歌仔戲帶到電視台的人。

司馬玉嬌：劉宗元是後來吧？

訪 1：他是正聲天馬。

司馬玉嬌：台中的，天馬。我是王明山歌仔戲。

訪 1：好。那你記得那時候有演哪些戲？在台視演歌仔戲的時候。

司馬玉嬌：忘記了。

訪 1：不記得。演的角色是小王爺。你說演什麼樣的角色？王爺、小王爺。

司馬玉嬌：小生、武打。

訪 1：武打的小生。

司馬玉嬌：那時候差不多 15、6 歲，應該是這樣。

訪 1：當時跟你演的是碧天鳳。

司馬玉嬌：小生。

訪 1：何鳳珠，還有林碧華，還有李好味。你是常常跟這幾個人。

司馬玉嬌：他們都是大人，我是孩子。我都一定要很尊重他們，他們都看我很乖。當時王明山，我們都住王明山他們宿舍上下舖。所以他這樣才能訓練。李好味老師教我的。

訪 1：那時候你的名字用哪個名字？還沒有用司馬玉嬌之前用哪個名字？

司馬玉嬌：廖鳳娥。

訪 1：鳳凰的鳳。

訪 2：嫦娥的娥。

司馬玉嬌：我爸爸覺得他的女兒就像嫦娥那麼漂亮。

訪 1：廖鳳娥。廖鳳娥是誰取的？

司馬玉嬌：我爸爸。

訪 1：所以藝名叫廖鳳娥。

司馬玉嬌：他也是有算過筆畫。我爸爸。

訪 1：當時台視還是唱實況的。

司馬玉嬌：對，現場。你如果出槌就出槌了。

訪 1：當時，你記得你演一齣是大概多長的戲？一天晚上演出是 30 分鐘、60 分鐘還是 90 分鐘？

司馬玉嬌：不記得。好像 30 分鐘。

訪 1：30 分鐘左右。

司馬玉嬌：好像。因為在台視，那時候還小。

訪 1：記不記得有哪些導播？那時候歌仔戲，做歌仔戲的導播有哪些？

司馬玉嬌：只有一個顧輝雄，最多啦。

訪 1：你小時候就是早期。王明山時代的導播有記得嗎？忘記了。

司馬玉嬌：不是，根本就不認識，不認識。那個都有老師在教，所以我們都聽老師的話。

訪 1：請問那時候，因為演電視的歌仔戲跟一般的演出不太一樣，因為有鏡

頭。當時有跟你們說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，我們都照老師教的。

訪 1：老師就是李好味。教說這個。

司馬玉嬌：王明山那邊是李好味。

訪 1：是表情不要太誇張，還是動作不要太大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，她教我們唱腔。唱腔，還有手勢吧。因為後來我演小生，小生就…（比手勢）。

訪 1：當時唱現場是鑼鼓都在棚裡面，完全照內台戲，一樣鑼鼓棚。

司馬玉嬌：對，沒有錄音。錄音是楊麗花，到楊麗花那邊才開始用錄音。

訪 1：我訪問很多早期歌仔戲的演員，說演現場的時候很緊張，你會很緊張嗎？

司馬玉嬌：當然緊張，不能講錯。那個佈景，如果倒下去就糟糕了。還有一個我記得一個同學，他演死掉了。就躺在棚內都不能動，要等導播卡才能張開眼睛。大家都走了，他眼睛就閉起來，導播怎麼沒有喊卡。他就眼睛睜開。現場電視機大家都看到，怎麼死掉又爬起來。現場導播就叫他躺下躺下。這個也是笑點，很好笑。

演出連續劇與電影 成為影視雙棲明星

訪 1：我請教你，那個時候雖然說那個何鳳珠、碧天鳳、李碧華這些都大人。你跟他們一起演戲的時候，你也不能夠完全被他們壓過去，你也要自己表現，你怎麼準備自己的角色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耶。我不敢跟他這樣子。我小孩子啊。雖然我拍電影回來，我還是乖乖的很尊重他們。我劇本怎麼樣樣，導演叫我怎麼演我就怎麼演。

訪 1：不會去搶戲啦喔？

司馬玉嬌：那時候不懂，什麼叫搶戲？不懂。就照劇本好好地自己認真的演。我的人生中就是努力，我自我要求很高。後來我不演了，那王明山，不

是，王子榮，王子榮是跟張宗榮合作的。王子榮跟我媽講，這樣啦，我們去台灣電視公司。我製作，你當女主角。我媽媽就說好啊。就去台視。台視第一部電影，不，台語的。是演古龍的戲，古裝戲《飛燕金龍》。《飛燕金龍》古龍這個小說，我就演那個燕子。

司馬玉嬌：就很可愛，古裝的。

訪 1：再倒帶一下，當時在中視還沒有出來之前，好像那時候司馬小姐有去加入楊麗花的歌仔戲團，在台視的時候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。她知道我是，她知道我是那個。

訪 1：她是正聲天馬，但是你是〈金鳳凰〉。

司馬玉嬌：對，就是王明山這邊的。

訪 1：你沒有後來加入楊團長的團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沒有。是後來。

訪 1：後來才加入的。

司馬玉嬌：後來很久很久以後才加入。我第二部在演一個閩南語劇，楊小萍演我媽媽。還有一個小生叫什麼，很帥。我們《冰點》翻過來的。我演《不平凡的爱》。《不平凡的爱》我是演女兒，單親家庭愛到自己的爸爸，不知道。那個時候流行女主角演、女主角唱歌。吳錦忠老師作曲作詞，不平凡的爱。「無緣的彼個人，無緣的戀夢，阮以為愛情真溫暖，誰知墮落情網這悲慘，害阮心頭亂。不平凡，不平凡，不平分的苦戀。痛苦一世人。」這有兩段，兩段的歌詞。後來費玉清很喜歡這首歌，那後面再說。後來我到台視不平凡演完以後。

訪 1：這是國語戲？

司馬玉嬌：台語。

訪 1：閩南語連續劇。

司馬玉嬌：《飛燕金龍》後面就是這個。我演了很多別的製作人的閩南語劇。但是我忘記了。台灣電視公司趙正秋導播我第一次找我要去台視劇場、他是超兇的一個導播。我都很怕，看他在導播室罵什麼怎麼樣，我就很怕。

他看到我他說，小妹妹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喔。他特別覺得，奇怪怎麼那些導播都那麼疼我。趙導播趙正秋，台視劇場給我演一個，《阿美阿美幾時辦嫁妝》。很久了，我演阿美。劉德凱演男主角，我演女主角。台視劇場要演，很難得。後來我就不斷有人找我演八點檔。好久了。我記得我第一檔，那個製作人是誰，忘記了。

訪 1：趙正秋找你演台視劇場之前，是不是還是演，另外一邊。沒有喔。

司馬玉嬌：中間一大段。

訪 1：沒有在演歌仔戲了。

司馬玉嬌：當我台視要找我演八點檔連續劇的時候，我訂國語日報。在三重跟我媽。三重中央市場買一個小小的錄音機。可以錄也可以放。然後我的國語就請 AD 小姐。我說 AD 小姐，這一句話。因為國小畢業，有些成語我不太了解，我會請她幫我錄起來。或者說這段話的時候，是怎樣把它講好？AD 小姐都對我很好。都幫我錄起來。我回去就聽，聽她講，然後我自己來錄一次，聽我自己講。聽到我講的跟她一樣，我只睡 3 個鐘頭 4 個鐘頭，我就要去攝影棚。那時候還有中和攝影棚。從此就演了好長的一段國語連續劇。所以《聖劍千秋》啦，只有一個我會打。陳彼得是歌手。還有一個叫什麼，也是歌手，張翁玲。還有誰，他們都不會武打。可是嚴家班來，是老李麗華來演。她演師父帶著一群學生。可能我比較有長輩緣吧，她就很疼我。

訪 1：那你如何學會武打這個，是什麼學會？

司馬玉嬌：我拍電影的時候。

訪 1：拍電影的時候。

司馬玉嬌：學的。

訪 1：有人教你嗎？

司馬玉嬌：吊鋼絲也是。當然有。武打那個，一個人要打，10 個武行，或者 12 個武行，我都要記招。後來，我媽都跟在旁邊。我媽就和那個武術指導叫肉粽子。我媽就說，肉粽子啊，我女兒如果不會，拜託你再教她。所以後

來那些武行都很疼我，因為我很努力。他們說，你忘記沒關係，一打就要 20 幾招，甚至於 30 招，我不能忘記，一鏡到底。他們就說，沒關係，你如果忘記，我就打槍，你就揮掉。那些武行都幫我的忙。因為他們認為我很乖，長幼有序。就這樣子，造就了我，要感謝那些武行。

訪 3：請問一下，剛開始演國語連續劇的時候大概是幾歲？

司馬玉嬌：應該，18、9 歲吧。應該沒有脫節脫很久，因為中間我還有回去拍電影。我拍了什麼《車馬炮》啦，還有很多電影。還有午馬導演，午馬導演是，一個製作人叫什麼，韋辛編劇。

訪 1：你拍了《醉八仙拳》，午馬拍的。

司馬玉嬌：午馬，香港午馬。

訪 2：香港導演。

司馬玉嬌：就韋辛，製作人就陳明華。《西螺七崁》，陳明華的學生叫韋辛。他是獨立的拍電影，找我當女主角，請午馬。因為那時候可能是《滿庭芳》香港什麼，《聖劍千秋》。就有跟台灣電視公司在香港亞視都有播，他們都知道我。《滿庭芳》紅到新加坡，他們也都知道我，是這樣子。對，台視才會推我。因為只有我會武打。陳宇哲是歌手，張鳳年也是歌手，還有一個也是歌手，他們怎麼會打。

與楊麗花因電影結緣 重回電視歌仔戲

訪 1：我再倒帶一下，因為你後來，你在台視《〈金鳳凰〉》。然後出去演國語連續劇。

司馬玉嬌：演了一段時間。有拍一個電影，拍一個電影叫什麼……古裝戲，我只是客串。因為以前有電影證、演員證、歌唱證。我有電影…演員證才能掛名司馬玉嬌。那有一齣戲是謝玲玲跟楊麗花演的黃梅調戲。我就客串，演一個狐仙，唱黃梅調。我跟楊麗花對戲那一場，就是我是千年的狐仙。那因為有一個結，就是什麼閃電啊什麼一大堆的那個，大颱風就躲進，他也是窮書生，躲到他的袖子裡面。我那一場跟她出來，我就現身說謝謝他。雖然不是

我錄的音，但是我對得很好，她看我表演看到傻住，超喜歡我。

訪 1：所以楊麗花那時候第一次跟你演戲嗎？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是演電影。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之後完畢了之後，她才說找你去楊麗花歌仔戲團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，我那時候沒空。我那時候一直在演八點檔沒空，沒空。後來是我被她的誠意感動了。因為她找顧輝雄，裡面還有一個小張，也是我八點檔都（一起合作）。然後送劇本，送到我三重家給我。我演第一部的歌仔戲叫《蓮花鐵三郎》。

訪 1：有，它這個很紅。

司馬玉嬌：就一個俠女。

訪 1：所以這個是你回到電視在演歌仔戲的第一個戲嗎？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當時她找那個誰，一個新的編劇，寫一個電視歌仔戲武俠劇的第一部，《蓮花鐵三郎》。

司馬玉嬌：《蓮花鐵三郎》，應該是陳聰明導演吧？

訪 1：陳聰明做戲劇指導。

司馬玉嬌：我不知道誰寫的。

訪 1：她請一個新的編劇，編一個新的劇。

司馬玉嬌：她看我都拍八點檔。

訪 1：以前都是在演古冊戲，古裝戲。之後你就跟楊團長又開始合作了？一部一部。

司馬玉嬌：對。那後來我還是有回去拍八點檔。

訪 1：等於國語、連續劇，歌仔戲都同時在拍。

司馬玉嬌：對，差不多，都有啦。有時候我真的忙到軋不過來八點檔，她甚至於叫我去客串一個皇帝娶那個皇后。然後客串一個難產，那我就走了，這樣一個。為了加強那個卡司還是怎麼樣，我也不知道。在拍八點檔沒空，客串可以。

司馬玉嬌：她（楊麗花）是很好的，很好的老師。因為我覺得，她教我感情戲的時候，她會覺得，阿嬌你這個時候是不是，手要怎麼樣怎麼樣來比，感覺才比較有感情。她還會教我。她教我很多。

訪 1：有沒有什麼印象，跟楊團長。

司馬玉嬌：只有聰明老師他比較會，比較大喇喇，才會大聲。她還會跟陳聰明說你不要那麼大聲對我。他都很大聲，但是陳聰明我很欣賞他。他排那個宮廷戲，排宮廷戲陳聰明是很好。因為那個手勢什麼，我的歌仔戲還是後來演《李亞仙》跟《陳三五娘》，我的歌仔戲調都是陳聰明教我的，都是我唱的。

訪 1：多講一點你跟楊團長一起她，沒有什麼印象深刻，你跟她一起演戲的那個故事？例如說哪一個時候，譬如說你，譬如說演那個戲的時候剛好哪一段，然後楊團長怎麼樣幫助你怎麼樣演好，沒有比較深刻的故事？

司馬玉嬌：深刻的故事，《洛神》也是很好的角色。

訪 1：你說你不會演，楊團長會教你要這樣這樣。

司馬玉嬌：感情戲。後來有演了很多楊麗花歌仔戲。最後就是演《呂布與貂蟬》。那時候我還在《天天開心》。我離開了楊麗花歌仔戲以後，我就在《天天開心》。從 90 集，演到三千多集。等於 13 年，13 年多吧。一個短短的半個鐘頭，收視率（很好），我們的前總統李登輝，他爸爸李金龍好喜歡看《天天開心》。中國時報寫得好大篇。我們《天天開心》演完了，盛竹如才報新聞。等於我們在捧，拉那個盛竹如。後來《天天開心》，你要買廣告，要搭甚麼冷節目，搭什麼冷節目的廣告才可以進《天天開心》的廣告。那最大膽，就是我要感謝楊團長，她那個時候大膽地用我。我那時候還在《天天開心》。她要去美國宣慰僑胞。我說那你請台視，我就跟他去宣慰僑胞。就跟我講說要演國家劇院的《呂布與貂蟬》。我說，我

想，我還有《天天開心》、《開心舞台》、《金舞台》。「天天開心，大家要保重。開心舞台，來匆匆去匆匆，我們下禮拜六再相逢。金舞台三十分鐘咻一下就過了。」真紅。那個時候阿兵哥也都在看。金門、馬祖、澎湖。吃飯配《天天開心》，很多。那個時候我跟她去美國義演時候，她就說服，她跟洪文棟先生還有小鳳仙老師，說服我要演貂蟬。我說我不敢當，因為我想我還有節目。我說，我沒有踏過國家劇院那麼大的舞台，我怕我會演不好，我死推。我在國外還是沒答應。那時候郭美珠很想演。她因為許秀侖那一年，許秀侖跟許仙姬不曉得怎麼樣，跳去黃香蓮那邊。黃香蓮中視的歌仔戲。

訪 1：對對，從台視跳過去。

訪 1：我先再倒帶回去到那個《鄭元和李亞仙》，那個拍那個《陳三五娘》歌仔戲電影，余漢祥。

司馬玉嬌：王滿嬌阿姨的先生。

訪 1：這個整個提出來拍電影的這個構想，是誰的構想？那個時候你已經在楊麗花歌仔戲團了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沒有。

訪 1：還沒有進去。

司馬玉嬌：我還在八點檔。

訪 1：之後，那怎麼會余漢祥找你跟楊麗花搭檔來演出。

司馬玉嬌：應該是楊麗花。

訪 1：楊麗花說我要演這個，然後呢？

司馬玉嬌：你找司馬玉嬌當女主角。

訪 1：等於是余漢祥跟楊麗花說來做。

司馬玉嬌：因為我有電影證。

訪 1：你有電影證。所以她說只能找，比如說歌仔戲。

司馬玉嬌：她本來要捧那個，楊麗花是本來要捧許秀侖吧。因為她沒電影證。

訪 1：她做過童星啊。

司馬玉嬌：青蓉也是沒有。那她只好，只有我。結果票房很好，票房很好。那兩齣的歌仔戲都是陳聰明教的歌仔戲。你有空可以調過來看一下。是電影，還有那個《陳三五娘》，2部。後來想要再拍，導演身體不舒服。

訪 1：本來是想要再拍？

司馬玉嬌：對。但導演身體不舒服。所以，後來就沒辦法。

訪 1：余漢祥身體不舒服。

司馬玉嬌：可是他真的是很好的導演。

訪 1：只演了 7 天就下檔。還是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喔，票房很好。票房很好。

訪 1：所以本來是打算繼續拍下去？

司馬玉嬌：是。

司馬玉嬌：是。應該是狄珊。楊麗花那個時候很喜歡狄珊，狄珊的劇。

訪 1：編劇。

司馬玉嬌：狄珊的劇本。

訪 1：《蓮花鐵三郎》也是他編的。

司馬玉嬌：對對對。很多，狄珊很多都在楊麗花這邊編。可是後來，後來……他沒有在楊麗花這邊。後來是換誰編劇，換小鳳仙編劇還怎麼樣，還是他跑了，忘記了，我忘記了。狄珊又跑去葉青那邊，把楊麗花所演過的歌仔戲通通再演一次。

訪 1：好。講陳聰明，陳聰明全才。我在台視服務的時候，他還在世，也看過他排戲的時候。

司馬玉嬌：很兇。

訪 1：脾氣很壞，大家怕得要死。

司馬玉嬌：對啊。

訪 1：但是他能力很強。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戲先生。

司馬玉嬌：他真的是。

訪 1：這個是唱《陳三五娘》。上面的調子都新的嗎？電影的時候那個調都新調嗎？

司馬玉嬌：都是楊麗花這邊叫曾仲影。

訪 1：曾仲影重新編的。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陳聰明一句句教你。

司馬玉嬌：變調我會唱。如果都馬調、七字調，他都現場錄音起來。我們現場在拍的時候也是要對嘴，但他教得很好。

訪 1：他很厲害。

司馬玉嬌：後來他也很疼我。陳聰明還說一句話，說我女兒說，司馬玉嬌是楊麗花歌仔戲裡面的林青霞。他女兒說的喔。陳聰明跟我講，說他女兒看歌仔戲，他導的嘛。所以覺得好好笑。後來他對我很好。

訪 1：有啦，因為司馬小姐粉絲很多。所以〈電視週刊〉才很多期都是你封面。

司馬玉嬌：對啊，八點檔拍得很多，收視率又很好，應該是這樣。如果收視率不好的話，台灣電視公司八點檔，是最重要的柱子，怎麼可能失敗呢。

訪 1：靜江月在中視做很多戲。

司馬玉嬌：她要找我去演苦海女神龍。苦海女神龍她為什麼要找我，我會打武俠。來，吳景中老師也要，他跟我說叫阿嬌來唱這歌。《不平凡的愛》是他。

訪 1：那個老師姓什麼？

司馬玉嬌：吳景中。口天吳，景是景色的景。中國的中。

訪 1：中華民國的中。吳景中。

司馬玉嬌：吳景中他就做，靜江月在中視做一個《苦海女神龍》

(註：應為《女神龍》)，他就作曲。他說這樣你可以找司馬玉嬌來演。

我會武俠，《苦海女神龍》是要武打什麼的都會。也是要讓我來主唱。結果台視知道我要過去。台視說，你不能過去。我說，我現在有機會演，你不讓我過去，我在這邊有什麼保障？我在台視有什麼保障？你要給我保障，我才不過去啊。不然中視這邊也是個機會啊。我要賺錢養我母親父親。台視就給我條件了。1年4檔，八點檔1年4檔。30集。

訪 1：台視給你說，你不要去中視我給你1年4檔，這台視的條件。

訪 3：跟中視在搶人就對了。

司馬玉嬌：那一檔，1集1萬塊。1檔30萬。30萬那個時候所得稅，娛樂稅扣得比較高，百分之15。所以我演一檔戲就30萬，但是我跟財務部領27萬5。我領了回家就是給我爸爸。

訪 1：你剛剛有跟我們講說，這一檔連續劇不管你出場多少次都是這個錢。

司馬玉嬌：你就是要給我30萬。

訪 1：這很高耶。

司馬玉嬌：台視答應了。

訪 1：那時候一百多萬可以買房子了。買一棟，台北市可以買一個不錯的房子。一百多萬。

司馬玉嬌：後來我們住了三重，我媽媽有買房子，還有買電話。那個時候電話好貴，一萬六，中華電信。

訪 1：很大的禮遇。我可以問一下。

司馬玉嬌：買電視給我爸媽。那個以前電視是這樣關門、開門。

訪 1：那，台視就你就留下來。

司馬玉嬌：當然了。後來它要再跟我續約。

訪 1：但是後來你還是有跑到其他台去演八點檔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，我就…

訪 1：一直在台視演八點檔。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剛剛講張宗榮那個是？

司馬玉嬌：華視。

訪 1：那個是什麼時候去華視？

司馬玉嬌：那個時候是我拍完了《八美圖》。

訪 1：那很早以前。張宗榮是在你，你就是還在王明山那邊的時候，張宗榮找你。

司馬玉嬌：那時候我已經，沒有約了。

訪 1：沒有在王明山那邊，但還在台視演歌仔戲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。我在台視一直都沒有演歌仔戲。後來。

訪 3：沒有在台視演歌仔戲。

訪 1：前面因為司馬小姐加入〈金鳳凰〉的時候有演歌仔戲。

司馬玉嬌：有啊。

訪 1：那個時候電視上也有演。

司馬玉嬌：有啊，都直播。但是當我拍完了電影，我電影還是很多要拍，對啊。後來，中視靜江月應該有看過我的戲，看過我的電影。吳景中〈不凡的愛〉是他作的。再來靜江月阿姨要他，叫他說我要拍一部叫《苦海女神龍》，他幫她作詞作曲。她說這個可以找司馬玉嬌來唱，然後演苦海女神龍很，能打能武。我真的就想過去。

訪 1：我懂了。那個，台視找你演八點檔。然後之後其實，中間人家有找你拍電影對不對？你台視演八點檔的時候。

司馬玉嬌：中間還有。

訪 1：你去拍電影的時候要跟台視報備嗎？還是不用？台視要同意你去嗎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，那個拍電影是演台語劇的時候還可以去拍。跟他們訂合約，我一直，一檔過一檔，都我在主演，沒有休息過。

訪 1：沒有時間再去演其他的就是了。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懂了懂了。那時候等於，我覺得給你的價格是一線，一線第一女主角的薪資。

司馬玉嬌：當然了。我已經，那時候觀眾滿多了。因為我在台視本來這樣子，越來越多越來越多，這樣子。我哪有時間八點檔，明天要拍我就拿回去丟給我爸爸，丟給我爸爸。我爸爸很仔細一封一封看。一封一封丟我的照片，黑白照片進去。所以我很多的粉絲都有我的照片。

訪 1：可是那時候寫信來的這些。

司馬玉嬌：都是我爸爸一封一封。

訪 1：你爸爸一封一封。

司馬玉嬌：所以粉絲們對我這麼的好，就是我爸爸也有功勞。因為他很有感情，一封一封的回信，然後一封一封的照片，都這樣回。聯繫粉絲的感情都是我爸爸的功勞，所以要感謝我爸爸。

訪 1：真的，小時候。

司馬玉嬌：我父母真的很好，雖然們很窮，可是我爸媽很疼我。

主持綜藝節目《天天開心》再創事業高峰

訪 1：好，我現在來轉來請教你關於《天天開心》的事情。這個主持《天天開心》的機緣是怎麼來的？

司馬玉嬌：這要講曹景德曹製作。曹景德你知道喔？

訪 1：我知道。

司馬玉嬌：他是，本來他們夫妻都在他哥哥那邊工作。曹什麼，忘記了已經往生了。他每年過年特別節目就找我主持。誰能演，我主持綜藝節目很，很

那個啦。因為我的經驗。我開始在高雄，藍寶石，紅的時候藍寶石歌廳啦、臺中歌廳啦、聯美歌廳啦、台南歌廳，我都是現場唱樂隊的。所以我有那個能力，所以他找我主持。所以那時候我剛好參加歌仔戲《蓮花鐵三郎》。我請楊麗花（登台），我拿一個〈遲到〉，劉文正跟鳳飛飛〈好好愛我〉。那時候還是卡帶。這兩塊，看你喜歡哪一塊。她後來喜歡那個唱〈遲到〉。整班的歌仔戲團，許秀侖都來上我的特別節目。誰有條件請這麼大牌的來當特別來賓。

訪 1：所以你先從曹景德的特別節目開始做主持人，因為你才引來整個歌仔戲團。

司馬玉嬌：主持了 2、3 年。台視有個綜藝節目的曲威導播。

訪 1：這個我認識。

司馬玉嬌：曲，作曲。威風的威。

司馬玉嬌：他也對我很好，他還幫我做古裝的，古裝的專輯。像那個鄧麗君那樣子。他也幫我，但是我的歌跟鄧麗君不一樣就對了。我自己，我會彈古箏怎麼樣，就是這樣打扮，換衣服這樣。他也滿好，曲威也對我很好。

訪 1：也是特別節目？

司馬玉嬌：台灣電視公司是，綜藝節目《大千世界》。李睿舟叔叔那時候，那時候我常常在上《大千世界》。

訪 1：那很早期了。

司馬玉嬌：唱現場。而且，而且那個導播應該是，不曉得誰。不曉得是曲威還是誰，忘記了。李睿舟主持。然後，我常常上《大千世界》幫人家打歌，為什麼呢？翁倩玉〈祈禱〉。她不能來台灣打歌，她在日本。歌紅了，找我打歌。我就想造型要怎麼樣。她這個歌好像祈禱嘛。我就找那個我的設計師幫我，天空藍，天空藍色的。弄一個很飄逸的，飄飄的那個藍色長裙。然後呢，再弄一條這個長長的藍色的頭巾。我就這樣把它披上來，就好像那個天主教。唱〈祈禱〉。很多我都…

訪 1：你自己設計的？

司馬玉嬌：對對。雖然我是代打，但是我很用心。我不會說啊就這樣。看到歌曲走怎麼樣。因為我以前作秀的時候，都是設計師全套幫我，全套的衣服。

訪 1：後來怎麼樣，《天天開心》，曹錦德做《天天開心》找你嗎？

司馬玉嬌：我還考慮耶。

訪 1：他打電話給你嗎？

司馬玉嬌：對。他說，阿嬌，現在我有一個節目中午時段，《天天開心》，我連看都沒看過。他說你來主持好不好？我說我想想看，想看看，我看明天我看一下這個節目。那個時候看到是到第 9 集的，郭美珠、田路路、林松義，好多人都在搞笑。而且，怎麼說呢。就有一些醜化自己怎麼樣。

訪 1：是啊，娛樂節目。

司馬玉嬌：我跟曹錦德說，我都演古裝戲、歌仔戲、武俠片，他們這樣子搞笑，我可能比較，我比較正經，我覺得可能我會沒辦法勝任。可是他還是不死心找我。他說導演對你有信心。導演就是 Akio，就是鄭申一。鄭成功的鄭，申，辰巳午未這個申。

訪 1：申請的申。鄭申一

司馬玉嬌：一個日字。不是鄭進一，鄭申一。

訪 1：鄭申一我知道。

司馬玉嬌：他說他對我有信心。後來，那個導演說，阿嬌你就演你自己就好了，沒關係，你演你自己。那個時候古裝的，半個鐘頭有古裝，有時裝的，還有俚語，後面唱歌。他就找石松跟卓勝利搭我。他們兩個比較會搞笑。一開始我就慢慢慢慢走這樣。慢慢慢慢，我就看港片。人家周潤發，周潤發也是大牌。我看他後來是《賭神》完了以後，也是演很多搞笑的。張曼玉也是很漂亮，她也演很多搞笑。為什麼我不能改變呢？我想通了。就開始慢慢，很自然啦，也不會說。我覺得《天天開心》是無心插柳柳成蔭。我也沒想說會主持 13 年多。沒有想到。

訪 1：那個真的很紅。因為我在《天天開心》做 FD，我常常去做《天天開心》

FD，我們的工作人員都常常覺得好笑。

司馬玉嬌：對。《天天開心》後來都常常導播跟 AD 現場看，看過就正式來了，都不用彩排。

訪 1：很好笑，都是卓勝利、石松是都很厲害，然後司馬小姐也是，口白也很順。

司馬玉嬌：都很自然。馬亞明脾氣很好。還有那個朱麗麗還有誰，還有一個也是，殷敏慧。馬亞明，一開始是馬亞明。

訪 1：是。當時剛開始當導播而已，《天天開心》很好玩。

訪 2：你們那個有劇本嗎？

司馬玉嬌：大綱而已。

訪 2：像什麼樣的大綱。就是，沒有像教授寫的那麼仔細，沒有。它大約寫一下。你現在講什麼這樣，三角形，三角形就讓你發揮就對了。

訪 1：幾乎都演活戲。一張 A4 寫一寫。商量一下這一段你講什麼這一段你講什麼。

司馬玉嬌：新進來的我會跟他對詞。都很自然。我也帶很多。

訪 1：但有幾個台詞是你一定會講的。「開場還有結束 30 分鐘咻一下就過去了。」你講那幾句很有名。

司馬玉嬌：《金舞台》「30 分鐘咻一下就過去了，我們下禮拜六再相逢。」《開心舞台》是「來匆匆去匆匆，咱下禮拜六再相逢喔。」《天天開心》就是活的，四個人。今天《天天開心》要講的。就用一個這個嘻，就是卓勝利發明，這樣才會整齊。那邊寫一個執行製作寫一個那個要講什麼。嘻，請你們要保重喔，嘻什麼台灣的水果最讚，這樣才會整齊啊。

訪 1：是是。嘻，對。嘻要保重，嘻台灣水果，對對對。《天天開心》壓力會很大，因為禮拜一到禮拜五，我通常記得是今天錄的，好像後天就要播了。

司馬玉嬌：可是我們那橫的錄。古裝就是古裝，時裝跟是時裝。一錄就錄 30 幾集。

訪 1：再剪剪剪。

司馬玉嬌：剪接下去。俚語也是。後來，不是最後要唱歌嗎？讓歌星來打歌。

一開始還有江蕙來打。江蕙那時候剛出片，江蕙、洪榮宏《春天怎麼這麼冷》。後來他們大概來上（節目）都要給錢，都要給錢。製作單位，曹錦德很會算。請個余天來唱片尾，要 5000 塊給他。他就交代執行說，你叫阿嬌自己唱就好。什麼都要賺。我真的自己唱。但是我唱的都是台灣民謠。台灣民謠〈四季紅〉、〈望春風〉，還有〈西北雨〉。都是台灣民謠〈鑼聲若響〉，我都唱民謠。所以，這些民調都是那些阿姨以前年輕（聽的），〈補破網〉什麼都有。後來葉啟田沒空來打歌。我覺得他人很好。我作秀的時候他很照顧我。我替他打歌，唱〈浪子的心情〉。反正我就替他打歌。反正如果缺的，沒有人來打歌。《天天開心》後來要來打歌的人要自己要給製作單位 5000，再來如果你要乾冰、特別打光，乾冰你要自己出錢。

訪 2：還要自己出錢喔。

訪 1：因為《天天開心》很紅。

司馬玉嬌：你知道，曹錦德很摳。連這個都要賺這樣。後來你要來唱歌，可以啊，一集 5000。你如果要乾冰，你們自己要出，真的啦。

訪 2：還要自己帶。

訪 1：不過，我記得那時候製作費也不高，賺很多錢。

司馬玉嬌：賺好多。

訪 1：因為是帶狀。

司馬玉嬌：而且帶狀，而且什麼，你要買《天天開心》的廣告，還要搭冷門的廣告。一搭三。

訪 2：一天只有半小時而已對不對？

司馬玉嬌：盛竹如有廣告也是我們，也是我們《天天開心》搭的其中。

訪 1：有沒有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，演《天天開心》的時候？哪一天印象最深刻？

司馬玉嬌：我覺得都很好玩，演很多。都要感謝鄭導演，鄭申一，雖然在天上，我還是感謝他。他會對我那麼好，是因為我爸爸〈日月園〉。〈日月園新劇團〉，女主角要離團，我爸爸把他妹妹扶上來當女主角。幫她取一個名字叫什麼，很好，紅了很久。所以鄭申一，他也是有待過新劇團，所以他才會編寫。所以他特別要找我。

訪 1：報恩啦。

司馬玉嬌：是。是後來鄭申一的媽媽跟他妹妹，來看我。我也有時候他找我去，很多人去他們家。所以他才講起。他媽媽跟他妹妹講起。喔，原來這樣子。但是我還是感謝他。

訪 1：是是是。那卓勝利跟石松。

司馬玉嬌：他們兩位我也感謝他。

訪 1：因為他們是演搞笑的，你是端莊型的。但是好像後來那個節目後來就很天衣無縫，整個默契是磨出來的嗎？

司馬玉嬌：對對對，我就後來慢慢。

訪 1：你常常會笑場那時候時候。就是演一演，他們在演戲你就自己笑出來。後來導播說你這樣笑很好。

司馬玉嬌：就是很自然，剛開始當花瓶，我也是沒有關係啦。他們兩個一直搶話搶話。

訪 1：插不進去。

司馬玉嬌：他們兩個講俚語的時候，他們兩個搶來搶去搶來搶去。我就，我就當花瓶沒關係啊，你們講你們講，我就看你們講。我就比一個 pose 就好了，沒關係。後來我就會了。

訪 1：你後來就。時間要到了啊，出來管一管。

司馬玉嬌：沒有沒有。石松大哥也教我很多。

訪 1：《呂布與貂蟬》你在練跑步嘛。然後呢，楊團長就問你說，阿嬌你工地秀怎麼出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，那是演完以後。

訪 1：演完以後。

司馬玉嬌：我就開始鍛鍊我身體，因為我沒有看到國家劇院多麼大，但是我知道很大。我就要練我的體力啊。你想想看，我從這邊下去，繞一大圈要到這邊換一個頭，馬上換一個頭馬上一套衣服。等於不到 10 分鐘。你沒有用跑的是，對，出場，換差不多。從頭到尾換。後來《飛天》他們沒有……換 7 個造型，7 個還是 8 個忘記了，有空你們可以看看，還蠻好看。有些地方，譬如說細膩的地方，我自己會，演了有心得我自己會設計。老師是沒有教那一些，但是我會加。

訪 1：我請教剛剛演那個連續劇的時候，寫實，有內心戲，你以前都是演歌仔戲。其實演內心戲是需要另外一種演出的。

司馬玉嬌：感情戲。

訪 1：感情戲，那個是怎麼樣去體會演這個內心戲，寫實的。

司馬玉嬌：那個時候我還演感情戲，沒有談過戀愛不知道怎麼演。那我媽，我問我媽。媽，我要怎麼哭？你不會照鏡子。你就照著鏡子做表情。喔，知道了。我就這樣子學來的。當然，拍戲是要經歷過，慢慢的成長才能演到觀眾想要看的是怎麼樣的戲，他才會感動。

訪 1：我這樣請教你是因為，演國語檔八點檔國語演員，其實他們也都有一個演話劇訓練。所以演戲的時候，他們以前都有一些方法。譬如說，你要演傷心的想到，自己不會演，想到你家的狗死掉了，或者是自己的親戚死掉了，然後這好像劇中的媽媽當作那個給他演那感情戲。那有一套方法，都很精，因為都演話劇出身的。

司馬玉嬌：我沒有演話劇。

訪 1：像你這樣去的話，你跟他們一起演的時候你會有壓力嗎？還是你也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。我會進入那個角色裡面。慢慢地就有眼淚，把真的感情演下去。眼神啊，怎麼樣，就自然而然就會掉。

訪 1：這個是厲害。

司馬玉嬌：加上說小時候父母親這麼辛苦。然後我也想到說我要努力，我要。

給我爸爸媽媽過好日子。

訪 1：有需要嗎？紙巾？

司馬玉嬌：沒關係，錄影啊。我最會演就是把眼淚留在眼眶裡，對。然後，訓練到哭的時候，只滴一邊，然後不能流鼻涕，那會很髒。

訪 1：原來偶像是要這樣子。

司馬玉嬌：因為我很用心，所以楊麗花很喜歡跟我演感情戲。

回顧 每一段我都很努力

訪 1：明年台灣電視開辦 60 年，60 年。等於司馬小姐你從 12、3 歲等於就進電視圈，對不對？〈金鳳凰〉找你去的時候，你才黑白的時候你才 14 歲、15 歲？

司馬玉嬌：沒有沒有。

訪 3：更小。

訪 1：12、3 歲嗎？

司馬玉嬌：小學畢業後。

訪 1：所以差不多，進電視。

司馬玉嬌：13 歲。

訪 1：也五十幾年了。

司馬玉嬌：對，王明山那邊。剛畢業，在那邊待了差不多一年多吧？一年半。我到快 15 歲才拍。

訪 1：《八美圖》。

司馬玉嬌：對。

訪 1：所以我是說你這樣回顧，回顧做一個電視人，五十多年的電視人，回想，你的感想是什麼？

司馬玉嬌：我覺得很好笑，就是說《天天開心》收視率這麼好，然後《天天開心》這麼闔家都愛看。為什麼沒得獎？是因為閩南語，是因為閩南語綜藝節目，對不對。是不是？你會覺得不是很好笑嗎？

訪 1：我換一個方式。做電影演員，演歌仔戲、電視歌仔戲、演國語八點檔，做綜藝節目的主持人《天天開心》。這四個裡面，你覺得哪一個是你最值得的？還是？

司馬玉嬌：我每一段每一段我都很珍惜。我覺得每一段我都很努力都很盡力。不管綜藝節目，不管台語連續劇、不管國語連續劇、天天開心，我都很用心地，很努力地。我在台灣電視公司沒有，導播趙正秋很疼我還有一個趙，不是趙石堯。他的徒弟趙耀還是。

訪 1：張毅興？

司馬玉嬌：不是，姓趙的。

訪 1：趙耀不是他徒弟。

司馬玉嬌：不是。他叫趙什麼，我都叫他趙導播。趙正秋的學生。還有曲威導播，綜藝節目。還有…

訪 1：馬亞明。

司馬玉嬌：對，馬亞明。

訪 1：《天天開心》的主要的導播。

司馬玉嬌：要感恩的人很多。因為我都保持的，一直保持著學習的心態。很努力。也感謝所有的幫忙我的人，都是我的貴人。像費玉清、張飛。他們的綜藝節目。像張菲，菲哥到哪裡開綜藝節目就是一定找司馬玉嬌。小哥，在中視開一個《金賞金嗓》他也常常找我去唱歌。所以我也覺得我很感恩他們。在沒有拍戲的中間，他們找我去上綜藝通告，也是賺錢。2 萬塊也不少了。

訪 1：你好像是個天生的藝人。生下來就是要做藝人，做進入這個演藝圈是這個感覺嗎？因為你學什麼都很快，而且條件身高嗓子都很好，國語就國語、武打就武打。

司馬玉嬌：講國語這一段我真的很認真學。我訂《國語日報》買錄音機，買一個小台的，便宜的。我很努力。然後不懂我都請 AD 小姐。都外省人請她幫我錄，其他我有說，回去聽。

訪 1：那時候 AD 是誰？你記得哪一個 AD？

司馬玉嬌：那個 AD 長得清清秀秀，很文靜，也是外省人。我記得她幫我很多忙，尤其跟岳陽大哥演八點檔，岳陽大哥的國語要抑揚頓挫，咱們，都要講得很標準，我學到那樣子。

司馬玉嬌：其實我放棄國語連續劇，支持歌仔戲。那一檔剛好八點檔。然後，我父親走了，突然走了。拍到一半，那個製作人叫潘孟吧，拍到一半我沒有再去拍。因為我父親突然走了。對我來講是非常地傷感。當藝人的無奈，中國時報把我罵得。說我演一半就不演怎麼樣。等於說要把我打死在八點檔。但是，後來楊麗花找我。就那時候楊麗花找我回來演《花月正春風》。

訪 1：感覺到有很多人在路上一直在把你提拔。

司馬玉嬌：對。但是過後台灣電視公司還是找我演八點檔。那楊麗花剛好要做這個《花月正春風》。李聖文經理他也很疼我，他要找我回來演八點檔。剛好兩邊選擇，怎麼辦呢？八點檔，楊麗花歌仔戲，我只好理直氣壯跟李聖文，他也是我的貴人。因為我的八點檔很賣錢。我就跟他講說，經理對不起，因為我是歌仔戲班的小孩，我愛歌仔戲，所以我選擇楊麗花的歌仔戲。那時候才斷掉八點檔。後來他們還是回來回頭找我，重要的戲還是會找我。後來才有夏玲玲、游天龍。我沒演的時候。

訪 1：你沒有演他們才進來是不是。

司馬玉嬌：游天龍是武術指導，他們是香港。他是武術指導，他本來。後來他們演那齣劇我不知道。就他演男主角，夏玲玲就女主角，就這樣子。我就演歌仔戲。有重要的，他們還是回頭來找我。像跟港視合作的楊八妹，《楊家將》（註：應為《鐵血楊家將》）它是找我演楊八妹。台視很堅持，台視說我跟你亞視合作，就是一個男主角如果是你們香港，女主角一定我們台視。所以我…

訪 1：就代表台視去。

司馬玉嬌：對。我又會武打，那時候我演歌仔戲。

訪 1：台灣的演員代表。

訪 2：司馬小姐那你有演那個，演了這麼多台語的跟國語的，觀眾會有點不一樣。那他們給你的反應或是那個信，那個內容會不會有些不一樣？

司馬玉嬌：真的沒時間看信，真的都是我爸爸看。沒有，我記得美濃有很多我的粉絲，以前的美濃。美濃鄉嘛，很多啦。反正信我都沒有看過，一封都沒有看過，我對不起粉絲，因為我太忙了。拍八點檔是要熬夜，拍《鐵血楊家將》，我一個人演楊八妹，等於楊八妹傳嘛。其他姜大衛就來和一下，杜琪峰外景。然後我一個人，一下子中影，一下子棚內。一棚四棚。大坪林還有，還有去哪裡。國華，國華片場。然後呢，睡在那個下雨天第二天，當然就沒事，差不多3天、4天沒有躺在床上。就只有晚上吃飯的時間趕快坐計程車到我家很近長春路洗個澡，武裝頭還頂著，洗個澡趕快回來。第二天，一直拍拍我，拍到第二天一大早。譬如說拍到3點、4點。6點要再，6點要開拍。我跟化妝、服裝，就在中影的一個那個房內，很冷，裹在那邊睡覺這樣子。

訪 2：很辛苦。

司馬玉嬌：嗯。八點檔很辛苦。

訪 1：可以嗎？還好喔。人生再重來一遍的話，要不要做藝人？

司馬玉嬌：要，因為就像費玉清，費玉清時間的時候，他找我去訪問我。你這麼久都沒有想到要做副業？我說，沒有耶。因為我的算術不好。做生意一定虧。